

律

律

陵陽先生集卷第十一

年

獻

之

男



游桃塢記

程周卿糾湖學晉輔長尹堂兩邦相望故家蔚
如此會晉輔秩滿歸相與挈家望母憇桃塢菴
楚望漢卿偕內外諸孫侍文孺輯杖候于門親
友來會者予與文性之史順甫劉道甫自俞步
至庵五六里所菴雅潔可居滄洲翁所位置翁

以來增葺之前曰桃塢後曰更不疑巨碣峙立
趙庸齋筆也先人氏名亦在焉時適三月半雨
新霽青松如沐葺已上番茶糜甚開芍藥亦有
開者至人兄弟怡愉連日以奉母之觴徧
酌客飲醉甚歡中夜復浮太白對床笑語猶真
吾觀周卿飯不足晉輔囊無餘而能調娛其親
不知山中為寂寞而妻子皆有自得之色此固
人之所難而吾儕之所為喜也留三宿雨時止
時作拄杖叩諸菴徧叨茗供殊清適性之玩金

鯽魚良久隱見不常若自珍貴不可致者雨盛

還菴中惟之大書雪壁且賦詩一章曲盡佳致

紹老克翁亦繼來期而不至者史載陳正則正

德者文端甫予則陵陽年其獻之甫也時丙申

三月十八日記

荆叔麟以齋記

都邑浩穰承平日久上恬下熙弗慮弗圖一旦
風塵倏起父子兄弟對面相失頓吾心之天者
獨在過故墟睹遺蹟感慕傷嗟有不能自己者

焉若荆外麟之復為此齋是也外麟之先父諱
某自號以齋居杭新門裏朝市肩相摩不樂仕
進自壯至老手不釋卷尤善書以齋其所書也
八法咸備見者忻羨生乙亥終丙子年六十有
二五子綸緯紘紳素緩即外麟少年事遠遊去
杭且三十年歲乙巳來歸自宣問其兄弟鮮矣
問其室廬燬矣興言往事無與共語古有為鶴
言者曰去家于年城郭如故而人民非而家累
：歲代遼邈理有必然無足怪者三十年者特

十年之一瞬息爾外麟之所以遭遽至於如此
可勝嘆哉幸四世之祖墓在西湖之上守者亡
恙再獲瞻省有念以齋不可復見不覺感慕傷
嗟非吾心之天者其孰為之要不當以世變論
叔麟卜居鄉閭復為以齋子昂集賢趙侯為大
書而揭之越丙申夏因來寄書求記其事予惟
以齋以名齋非徒自謂也蓋將遺其後之人
不在外麟手夫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
以禮為人之子終身行之猶恐弗况生事葬祭

之而不得以其禮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心當
何如傳家名齊曰以之一字外麟固宜敬恭
朝夕奉以周旋思其音容而屬其荒絕存其手
澤而著其德善以齋在是則我親在是我親在
是則我心之天在是千載一日而何三十年之
有叔麟人今而貌古有學問有踐履必能立身
揚名以圖其孝之終以大其門以無愧以齋之
義矣

報德院記

距松江府五十四里而近曰下橫涇時思報德
懺院在焉蓋佛氏有大報恩七篇柳子厚以為
此七篇皆由孝而極其業以徹夫去之蕩誕謾
弛好遠其書音夫報恩即報德也報其父母生
成之德也而其報德又莫若懺罪報德者昊天
罔極而致其將思也懺罪者改過遷善而致其
愧悔也豈不五骸投地千声齊唱而求其罪消
滅哉院之主僧曰友權派出頌亭林寶林寺自
幼敏悟聽誦天竺能背誦法華經脩長期觀氣

貌古樸不事外飾兼通周易嘿參妙義非苟爲
者宋咸淳辛未易徐氏基地結菴廬以庇風雨
以事香火度弟子元吉普潤寺善治生廣業者
潤習台衡教於超果分任院事次第而舉權間
語吉與潤曰吾年七十行且去矣蓋爲我罄衣
盂建九品觀植淨士緣且市田爲供給刻之石
以示久遠元貞乙未啓長期申祝讚首叔三門
兩廡僧堂歲役未竟大德庚子壬寅權與吉者
相繼示寂潤竭蹶嗣乃事置法堂砌祖塔構鍾

臺建釋迦殿塑左右侍從普陀大士羅漢諸天
備極莊嚴壁有金采沼有紅渠層閣飛檻高切
雲漢平蕪絕島近在目睫殊偉莊嚴遂爲一方
勝處先是啓長期之歲東北隅忽竹園產靈芝
夫竹之有筠四時不改柯易葉已非凡植况靈
芝煌煌與寒光翠氣交相映發耶衆皆歡日造
物者生祥下瑞以有此芝振動時人之耳目故
一切興脩有相之道次第而成不待懺罪德已
報矣越至今日咸歸功於潤焉潤自號澤翁爲

實而疏通是能盡報德之義克興先業盛其福澤至大戊申春賜金襴袈裟號慧光普照大師尤有榮耀焉良月遠來求文以記予益不復辭乃銘曰

於惟權公秉志夙堅爰發弘誓獨奮空拳始來橫涇把茅三椽殿堂樓觀一旦屹然翠越之杪華榜高懸是日時思以報所天報之維何懺罪是先誘化澆俗崇植勝緣姻緼和氣芝實鍾焉九莖三秀衆美俱全厥在報德其

應尤專人所創見競誇以博潤也師吉後克繼前晨夕熏修不懈益虔施于奕葉益昌以

闌如澤之潤獲福無邊

義齋記

臨安山水天下奇異時英雄崛起之跡易久而平錢氏子孫希白穆父輩皆去而為文詞取科目司誥命至近代平齊洪君出又以倫綱常著名節流風餘論今猶可攷也方君天瑞坐于是鄉妙齡秀發雅慕前修劬書嗜古而喜為詩其

若有山月吟聽日嘯詠其問家則堂嘗為作詩
序其胸次已不俗又以義名其書齋而問于予
予曰識督學落然嘗聞仁以義節故親之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否則愛無差等墨氏也氣可配
道與義故浩然塞乎天地否則以義為外告子
也敬義立故德不孤否則敬以直內而不以義
方外釋氏也若是者皆不能以無義之者固非
一行一致之為而子猶昭之焉以義為揭者何
哉豈有半夜叩門揖衣從之不以在亡為解者

乎亦有懷憤不直拂人色上而稠人廣眾輒譙
責不顧者乎抑亦有排難解紛辭千金而不受
固絕其人不與通者乎天瑞曰是之所義非我
之所謂義也况并以辨義之與比君子喻義
之類曷嘗不專言之而元麟之取節則原道行
而宜之之語也昔曾子曰義者宜此也中庸曰
義者也宜楊子雲曰予得此宜謂之義也韓子
殆本此於予於是知天瑞真好義者矣夫天下
事物莫不皆有當然之則子之居是齋也盍試

思之自君臣父子兄弟以至朋友鄉黨鄰里以
至一語一言一舉動云為之際凡行之而得其
當處之而得其平由之而得其正辨之而得其
分者皆所謂宜也義也是義之名也固標絕于
一辭之表而義之實每裁劑于衆理之中雖以
之為詩可以興可以立可以怨可亦義之宜也
發于情止于理義止亦義之宜也傳曰詩書義
之府也孰謂吟牕之不謂義齋乎

敬愍侯祠記

唐以來使海外亦曰使絕域其選甚重至元甲
申朝廷以日東國負險遠不可武令遣使者
宣示德意用懷柔之於是刑部尚書福建道宣
慰兼提刑按察司福唐王侯除參知政事張帆
揭節乘舶以行侯姿儀山立足以諫物望知畧
輻輳足以應事會詞辨淵博足以申使指人皆
謂是行必能得要領歸報視海如塗不勞戈甲
坐以無事曾幾何時諱問倏傳朝論嗟惜具列
其故追贈錫爵節愍定謚曰敬愍侯卒時年五

十六五子皆蚤世祿其季子都中為少中大夫
平江路治中即吳中賜田宅所以歸終恤後者
備至其孤奉母張氏來居吳相依為命母獨深
念旅魂不復終天曷報乃削髮為尼住妙湛寺
朝夕繙經禮拜歸誠于佛修寺起廢役凡再舉
蓋佛有大報恩且使其孤一事意國焉厥既就
或追慕不少哀又念人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
事存求之無不至惟佛俛仰之間再拊海外吾
父死而不已安知不往來與俱遂闢寺東廡創

敬慈祠塑侯遺像以嚴香火以致延佇冠佩有
肅神采如生相率拜祠下且喜且悲因市田百
畝捨入常住為此祠歲時熏脩及七月十五日
忌日追遠費專一僧掌之具有規約治中繼陞
太中去為浙東宣慰副使歲癸卯自述顛末來
以諭其先友陵陽牟某求為記刻石示方來焉
予予尚忍書敬慈侯之事哉昔葉公子高將使
齊問于孔子以為事若不成則有人道之患事
若成則有陰陽之患意欲處若成若不成以自

免而孔子則曰事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盡勉之使忘其身而遂行耳今侯之遠使猶未入國不幸賈志而終雖慮患不如葉公子高然視孔子之勉子高者夫何歎是固宜書况有賢嗣于旬宣立身揚名式克負荷其為是建祠捐田種佛事匪直以妄塞悲也一念之孝根于心通于神明抑至也宜率聯俱書為後之人尚守成規廣前志惟誠惟敬弗懈益虔是祠也千異一日永終長存可也侯名積翁舊朝名執

政留耕先生伯大之猶子故自號存耕留耕嘗為端明殿學士制置福建云與我先人道誼交而侯又于予卒死生契闊執筆法然復為歌辭三致意俾侑祀焉詞曰
許謨該輔宜廟堂一朝龍節袒遐方揚颿直歆稍扶桑怒濤稽天物恠狂奄忽誰為尸不祥魂予渺之何鄉亟命下招遣巫陽謂我弗信眎密章吳都繡錯羨稻梁甲第中啓窗洞房湖山左右蔚相望魂胡不歸此尚洋追

思周極涕泗滂新祠屹若依寶坊雨花繽紛
梵唄揚侯兮來歸駕鸞鳳陰風颯沓佩玉鏘
有琳其醑羅饌鯨歲時宴娛跪陳觴子孫世
永奉嘗

松江普照寺釋迦殿記

松江普照寺陸士衡別業也自孫氏歸晉兄弟
入洛以文膺事任威聲權勢振動當時倚伏者
相尋曾未瞬息已有華亭鶴唳之難而其臺榭
化為像設研席化為梵唄乃至今存何歎寺北

坐九峰層巒疊嶂擯青擁翠相為蔽虧陰陽家
者流謂風氣藏聚可安千衆蓋持于佛僧為宜
也唐乾元時本號大明寺僧兩惠嘗創釋迦如
來殿逮宋祥符間改賜今額道者嚴善誓僧宗
幸真歌凡三度重建淳祐戊申危于祝融里人
錢武翼仰之首議興造具事未竟子之信竭力
繼之使張彥中掌其費僧祖鏡寺佐其役咸淳
甲戌佛惠思與武翼奮念不可廢前人切亟勸
率賄施以助殿始成衆請行起典殿畢塗墍而

營像設于是慧辨願慧悟秀以白鎮守沙侯欣
然致從吏且厚施之超益傾貨化緣不憚勞費以
之而就萬瓦鴛浮重擔翼跋加以藻繪金碧交
輝中設釋迦像若左若右分列八位備極莊嚴
而三五如來圓通大士應真羅漢諸天人之相
亦次第而成至于琉璃無盡燈爪華諸供具莫
不完好每歲州侯帥其僚屬于此建道場申祝
讚而禱水旱禳風災者亦皆至焉夫成之難則
其傳之也必久是役也再見丁未甲子復周蓋

非一手足之力而超成其終功尤多可謂難矣
超既窅其孫子聞職是熏修事實來求文以記
曰是固所以久傳而不廢也予聞萬形皆有惟
理獨不朽者而佛氏亦曰一切諸法皆有破壞
惟有法身常住不滅雖與吾說若不盡同然所
謂法身亘古今彌宇宙到處光滿亦無雜壞豈
拘于形而外于理哉區區言語文字如浮雲如
空花乍起乍滅了無根蒂反欲取其常住不滅
者托文以傳聞也果以為能久傳不廢也蓋亦

歸於諸已而已乃為之讚曰
維我普照王本自法身出光明攝方寸虛空
常獨耀盡三千大千無限河沙界皆佛慧照
中天是之謂普衆生宿業重展轉動迷誤願
佛垂慈憫與除諸障礙譬如摩尼珠炯然照
濁水一作是念已業去障自空而我初不覺
心目劃開即稽首釋迦尊為我證明之
普照寺千佛水陸院記
普照寺自唐乾元三年至于宋數百年矣屢興

屢廢淳祐戊申迄今又六十年寺之耆宿分任
其責山門列廡佛殿次第興建千佛水陸院地
廣費鉅衆請屬之惠慈大師志新既領主席于
是慨然捐衣孟營檀施寺僧元德為之分幹徒
弟淨思淨心闡入為之叶贊大作新之始于戊
戌繼奉護持之
寺其事尤嚴越丁未乃來求記予嘗記釋迦殿
矣固辭弗克則復之曰善必由積累而後成佛
乃曰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

百千萬佛而種善根何也夫計億兆者卒于一
至寬乃所以為至衆也且一者何心是也心以
方寸而摠萬善如水之有根生意函活千條萬
幹聳壑昂霄皆自此始水陸院之義亦然昔梁
武帝嘗制水陸儀文三年而成幾三千卷其後
修設者以十六位各分八位而為上下召請則
通三時法雜簡施則博其上八位慈容瑞相為
人敬慕下八位殊形詭狀為人恐怖有善有惡
有勸有戒大率以懺悔為先有能用意猛烈一

悔之間諸惡盪除衆善咸具曷嘗不本于一哉
今惠慈于此三從位置曲當山門兩廊壁湧天
台聖域五百高流閣上設西方三聖銅鑄千佛
閣下設千葉盧舍那佛普賢文殊二大士左右
壁湧水陸真陽三界像間飾以金采眩耀衆目
輝映方池而其池面菡萏敷披飛檻相屬生香
不斷疑淨土移來此地諸佛子于焉脩行莫不
超然得大自在皆惠慈十年之間苦心勞形之
所成然亦其胸中自來積善如木有根故一人

所發有此殊勝非徒極莊嚴事觀美也蓋欲使
生者蠲其罪業日增福祐死者拔其幽滯免墮
輪迴而已在安有一念之頃不能感動鬼神而
能溥濟含靈功德無量遍周沙界乎惠慈得之
矣銘曰

我觀人心內有善元無惡顛迷彼弗知往
路頭錯爾時諸大人一切諸菩薩忽現善慈
相與衆共說法皆由心造罪亦由心起心
起罪一空各已得度已衆生地獄衆六道阿

脩羅隨佛登天堂只在一刹那

澹軒記

燕山喬侯扁所居軒曰澹參政左山商公挺實
名而書之因來寄声俾為之記頌其老嫖無能
為役而喬侯之意友朋之屬不得以辭澹之義
大矣嘗試求之蒙莊氏外篇其刻意則曰澹然
無極而衆美從之繕性則曰古之人在混茫之
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知此遊則曰相與無為乎
澹而靜乎而刻意之言為尤脩蓋始澹終言淡

中言恬三言者雖若不同其致則一實相為用
焉夫惟澹然然後能無極而衆美從是故夫平
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德全而神
不虧言恬者如此虛無恬恬則合乎天德純粹
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言
淡者又如此一澹之中衆美咸具喬侯名軒于
焉取義不亦善乎然蒙莊則曰此乃養神之道
非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之所好也惟是喬
侯入則即省戶出則贊藩方今又懷澄江丈二

組有社有民誠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而惟
澹是好獨何故予竊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澹庶乎近之自朴散淳澆習俗破蕩功名富貴
之役勞吾形骸色滋味之奉汨吾神攻者衆存
者寡惟欲虛徐其貌容與其意而自以為澹事
物之來未有不叢脞膠擾夫其故常者無他神
不全故也神無為妙萬物曷嘗淪于空虛同于
無用哉夫存神以致用易說也豈惟蒙莊賢哉
喬侯日坐澹軒因名思義恬無嗜好然香讀易

參玩文象以洗其心何其澹乎抄經史左右森
羅吟咏其間寄興簡雅何其澹庭空月朗神閒
志定素琴橫膝大音毅希何其澹所養愈深則
所存愈澹神不虧而用不頽矣昔曹相國避
堂舍蓋師用其說從民之欲填以無為且忒刻
深吏而進謹厚長者清淨寧一天下實受其福
所謂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非耶敢以是記
澹侯喬侯名贊成字仲山甫云乙巳六月二十
五日記

簡齋記

人之有宗族猶水之有源委木之有根幹其所
從來遠矣司馬子長班孟堅皆嘗自叙李翱及
舊史皆稱韓氏自叙其先本漢司空稜潁州人
後徙陳留中昌黎韓文公之先世也世之自叙
率本諸此惟陳氏本京人繼徙眉之青神太常
公徙維陽長子忱京東轉運使靖康中運使子
慈州司士參軍揮避地蒲之猗氏遂家焉簡齋則
太常次子恂之孫也請康南來紹興間參知政

事以疾請去除知政殿學士知湖州歸老烏墩
之精舍既沒遂定于歸安縣廣德鄉上強里之
岩山南北隔絕二百五十餘年兩房子孫簪纓
不絕但不復相聞區宇混一以來參軍之伍世
孫損齋公來為浙東廉訪使即是參政之五世
屋訪損齋浙東叙兄弟為離而復合夫豈偶然
損齋概念水木本源自浙東謁告來雲祥簡
齋之墓漢人以過家人家為祭公之此行蓋為
得之俾予識其顛末將刻石列之家祠予與簡
齋之先俱蜀人今寓於雲竊嘉公尊祖敬宗之
義不敢以固陋辭云

新廟記

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誠而不可捨所謂造
化之迹也故社稷有祈有報有由辟而山陵川
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民所取材用亦得祠焉
未有宗而不感而不可通者世弗燭厥理或倫
虛幻或涉怪誕事神之義戾于古矣越上虞縣
四十五里是為廣利侯廟崇崗峙大溪橫陳

乃衆流所滙閼蓄精祐前有二石筍東南有二
龍湫禱稔必應其民無水旱之憂宋熙寧八年
制以神聰明正直庇于一方供民之求如應影
嚮特封廣利侯實協古道太守趙公拆紀其事
于石使君祠事益恭如制書侯蓋石晉之方石
聖官而吳越錢氏所封通澤將軍也按唐乾寧
三年錢鏐以兵渡江洙董昌遂併有越歷五代
至宋初八十四年雖通職貢奉正朔猶自封其
境內諸神故侯有此號然歲無所攷舊記乾德

二年邑今廬禱而獲應其得封殆斯時乎又
十七年錢氏始入朝又九十七年始去錢氏舊
號二百年間畧可攷者如此而晉非典干之晉
則明甚建炎省方過縣而趨四明義旅踰扈見
空中旗志有若廣利侯之號此其尤卓異者也
廟舊在石筍下臨熙辛亥始更面勢迄今又將
百有餘年日毀弗不治薦醜無所前嘗護它役
神弗頌答歲在乙未里儒金應辰慨應古誼興
任之于是金夢桂潘行孫分其職僧處恭秉其

施若廟寢若門廡次第一新崇闕嚴翼軼于舊
觀揭處安靈近建來會歲復大穰嘉氣時効呼
舞載道惟神功是贊以其異時嘗使本道具治
在越粗無愧于神惟民使來請記惟侯開五季
能保捍茲邑民于兵革搶攘中以俟平一膺荷
罷靈廟食其土有感必通惠利廣矣雖中更多
故而神之昭明發見普在人心如一日廟貌載
新敬事目今始宜有紀述次推獻公辭弗獲乃
推迹本原嗣書之用侈神之休烈昭示方來無

有

陵陽先生集卷第十二

陵陽先生集卷第十二

序

顧伯玉文彙序

年

獻

獻之男應復編

士散矣矣卓犖非常者負恃其能不肯輒俛首
送流俗時又無大科異等以得之徒區區違數
尺之竿縣一魴之餌而欲待橫江之鱣不已踈
乎且群舉茂異歲一人美名盛節也孰不以爲
希閣難逢而幸一值焉然不聞群刺史勸爲之

駕縣次續食與計偕又不聞公車朝奏而莫乃
故士始而奮繼而疑且怠造端宏大而其畢也
小事之不可料每如此樵李頌文琛伯玉豈非
所謂卓犖非常者與年弱冠著文名寔在是選
勇不自制一旦躡躑走數千里新豐逆旅斗酒
獨酌解橐出所為文類進卷行卷者寫之生紙
以十氣象是時伯玉年少意銳如川之方至太
阿之出匣三軍之朝氣其視一世為何如濡留
兩載執我仇；亦不我力倦游以歸鼂董公孫
皆前為博士乃冠其科伯玉豈有不能正使須
試而後用何至參差回薄今猶在群博士下予
滋所不解或者曰伯玉論太高又太奇嘗稱作
傷已賦以為雜之退之子厚憫已懲咎諸賦殆
不可復辨又嘗上書光範以為世無蘓明允不
當在弟子之列其辭驚然無所謂遜寧知不取
造物者所惡忌邪予觀自昔文人往々高自標
樹范曄謂吾諸論放縱寔天下奇作其中合者
不減過秦陸機謂聞儉父歆作三都賦待成當

覆酒壘杜審言謂吾文奇當得屈宋作衙官雖
昌黎亦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何獨以
尤伯玉造物非忌能者意者磨礪涵養老其英
華而大其器業誠所以厚伯玉也今伯玉學日
新文日盛必將盡窮天下正理盡備古文衆製
斯名世而後止命之通塞科之大小要不必深
計伯玉久交予婿張模又辱交予子應龍携文
過之若以古道相存取予既老昏平生多愛奇
氣習畧盡無以知伯玉姑論其大者而歸其編

送梅若過入龍虎山序

梅君遇居澄江有詩書之業水石之勝以貧故
不能不出從斗祿奔走塵埃鞅掌殃勞非其所
樂一旦賦詩拂衣徑去何其見之高志之決也
自號雲水道人忽又棄其家入勾曲山為道士
布褐芒屨霞餐芝茹見而識之者相與勞苦輒
笑而不答尚喜為詩好風涼月時復朗吟能自
道其意近寄聲云當繇柯阜出冰谿以訪龍虎

之仙山而贈言者頗衆予老病日侵強食息人
間世旦暮且盡欲附六翮從之不可得甚恨甚
恨君過其子真之苗裔即仙山乃騎麟翳鳳霓
旌絳節之所上下而往來是行也安知不與子
真神遇幸為我問之曰自去九江隱吳市門翩
然遐舉為仙果樂否雖無妻子累然平生一念
倦：憂國能遂忘千載之下誰與論此意頗為
我適爾而笑否

文子序

禹受計于會稽，者會計也武康計籌山因
計然嘗度地于此而得名然其義固有所本范
蠡師計然見于史記顏師古以為與孔子同時
是也其書曰文子者有其平王問答語徐靈府
遂以為周平王時人則誤甚劉向著錄文子書
九篇耳李暹所註乃十二篇疑不能無附託其
間或謂乃楚之平王楚越相強平王時楚事日
非子晉既奔吳而計然亦去楚間道遠越即不

可考矣南谷杜君辯博而篤寔恬靜而疏通其能可以用世而其志果于遯世雖嘗領閭臺珍館亦復舍去築披雲之菴于計壽山上燕處從容取文子書及其事之散見它書者會粹而刻之三代古書遺跡一旦震發于湮沒之餘真山林一大奇事予觀自昔財計之臣鮮有能自全者計然之策范蠡略用之于越十年生聚既以報吳乃飄然遠隱竟免於嗚喙之毒乎而圖謀相使計然乃神仙得道人

已蓋計然嘗受于老子者也夫善計不用籌策此豈區區廢居操縱從事于鞭弄之末乎不貴難得之貨不舍儉且嗇不以不足奉有餘生財而不有成功而不居若是者蓋幾乎道固已超然於利害禍福之外而世之壅利專利者往往違天時竭地力自謂以心計折秋毫不知正犯道家之所深忌祇以自貽殃禍覆輒相尋曾莫之悟可嘆也南谷嘗註老子得其宗者又粹此書俾與師說並行其警世切矣孝者合而觀之可

也雖然書從糟粕曠洞遐想寥虛間有中係
累雲掃霧除豈不一快然者哉又安得從南谷
君登籌峯望玄壚求鴻夷子所以泛湖之處
杜南谷籌峯真率錄序

百世在吾前千萬在吾後求為可傳而後有
以傳琅函羽葆典領名山則夫章既往而垂方
來弗可略已此籌峯真率錄所為作也計籌山
之陽風有灵點周計然子文子開其先晉太極
左仙公葛玄繼其後雖年禩云邈而斗壇丹井

猶可尋越前朝南渡楊武公茂勳請葺常溝齋
宇以奉家祠香火歐陽公故實也未幾玆為報
德昇元之觀命毫人洞微先生祖常主其席遂
當左仙處號重以德壽宮親御寶跗錫之華扁
昭回雲漢焜耀林泉式克至于今粵歲具甲當
塗杜道堅寔來上距祖君十二化然才百年而
兵革之餘次第經理為力盖有甚難祖君時者
矣厥既捍衛其樵牧以安以寧則倒廩以賑荒
山巔澗隈耄穉賴以活因興弊舉廢一新之百廢

具舉類無不可傳者顧前人源委世次未有紀
用為大次乃為真率錄衷其名氏列諸左方俾
後有攷焉天衆萬不齊本其初一真而已真則
一而不二純而不雜至實而無妄故真心存則
真氣聚真氣聚則真脈永後之人尚思杜君之
所用心逆續之持保之其可傳者將與此山相
為無窮計然援范蠡傳最為端的不繫于此山
故不書

周公謹齊東野語序

野史雜錄尚矣疑傳疑信傳信為史者網羅散
失率多取焉否則參稽互質焉張彖謂李林甫
冰山開元錄中語治鑑取之他若壹閔錄樂天
樂甫無微不攷莊宗還三矢于廟雖五代史頗
不取唐史如高祖字叔德則見於唐書直筆姚
崇十事要說則見於昇平源記空耆次相張齋
立失於詳攷不免承明皇雜錄之誤續長編號
為謹嚴乃以湘山野錄附見開寶之末達紹以
後曾布日錄蔡悼後補初不以人廢而秀水聞

居之類繁年要錄亦頗及之然皆隨事攷析或
為疑詞故不足以累其書昔名臣言行錄之始
出東萊貽書晦翁以為尚多攷訂商略者願相
與討論大抵皆此意或謂建隆遺事凍水記聞
邵氏聞見錄馬永年元城語錄守書若有所去
取其間則前輩嘉言善行之在人耳口相傳日
習者所存殆無幾是又不可不知也余病卧對
墻壁平生結習掃除略盡每聞人譚舊章故實
往往面熱汗下已為稚魯木彊人周公謹忽以

齊東野語示余豈尚以故意待之耶公謹生長
見聞博識彊記誦之盛存于牘以為是編所資
取者衆矣其言近代事特詳蓋有余之所未聞
或聞而不盡同者乃自記於野何居文勝質則
史質勝文則野與其史也寧野固非所病也
况禮失求之野謀之野而獲何獨史而不然他
日任筆削者儻有取詎不能補史氏之缺而發
其所諱乎卷中載脫鞞圖賢先君子之遺事也
烏乎寶祐開慶之間姦邪小人奴事熏腐中外

相應以醜正証善之說欺君誤國副至不可為
識者推原禍本未嘗不太息於斯因攬淨書于
卷末

仇山村詩集序

觀水必于海觀其會也杭杜其詩之會乎非精
能之至未易據其會而擅其名山村仇君仁近
嘗有辛丑出西岳詩適從何來而欲效淵明即
自此亦皆以甲子書似此例者甚衆而世獨喜
言淵明蓋淵明書甲子凡十二詩自叙其平生

出處本末畧備庚子鎮東參軍使都已有靜想

田園好人間良可辭之語辛丑還江陵中途款

投冠歸故墟以申前志乙巳建安參軍使都則其

田園日夢想其意愈迫矣是秋去為彭澤令八十

餘日遂賦歸去來義熙元年也其使事往來及

留上京還舊居皆在此六年中自此不復出乙

巳至丙辰又十二年庚戌西田曰遙沮混溺心

丙辰下溪田舍曰遙謝荷篠翁則往而不返致

命遂志無可復言論淵明者要當以是為斷仇

君自號山村有山村不願富貴而志在田園正
如己酉九月庚戌西田丙辰下溪田舍穫耳是
真知慕用淵明者可尚已

杜南谷老子原旨序

偏仄塵埃中曾次憤、對俗人譚益不樂南谷
杜君扁舟過余議論超然有以開余意相與登
道塲雲峯宿烏夜叅半篝燈出所為老子原旨
余不寐幾徹曉杜君博極群書不但發明其宗
旨而已於某章曰是堯舜之事也某章又曰是

禹文王武王事也其說以為老聃為柱下史所
職者史而百篇之書亦史也故以書求之余驚
異焉自司馬子長以考韓同傳千載不滿河上
公註老子頗及吐納導引之類其後孫登陶弘
父擅詩名且久曩未識面意已相傾其後昉識
之退然若不勝衣而持論甚正不以既窮變肆
其力于書博通倫類穿穴古今雖不資用為詩
、持華妙融液衆體不見剗剗之痕蓋其趨尚
高而精神足故從容自得豐約中度文從字順

而各 譬之庖丁解牛依於天理游刃恢
至于其族動刃甚微謀然已解亦可謂精能者
矣使在它時和其教以鳴固將被之絃歌薦之
清廟頌不得為此而徒見于紆憂娛悲亂思遺
者不能無感時念物之語然京華百年承平舊
事曰髮遺民所共記者頗時見之達乎事變
而懷其舊俗是亦古詩人之義也詩摛若干篇
題之曰乙未集昔治鑑書歲名皇極經世書
甲子他如丁卯集乙酉家乘丁未錄戊午謹議

之類亦皆以甲子書其來尚矣世獨喜稱淵明
淵明自庚子迄丙辰凡十一詩辛丑還江陵中
途詩舊說以為入宋時所作黃豫章祖之亦曰
甲子不數義熙前今陶集諸詩無書年號者惟
祭妹文稱義熙三年是年為丁未又在辛丑後
六年淵明恥事裕大節較然此未須深論宋之
間景松靈仙人唐道士成玄英張君相輩亦皆
註老子又近神仙家王輔嗣以老子解易人或非
之然其解老子則初不及易至蘓子由直以是

謂龍明為釋氏之傳燈老子亦豈意其末流之
至此也今杜君乃求之于帝王之書參之以帝
王之事譬如披蒙昧出幽深明白正大氣象頓
殊豈不甚遠世未有能察杜君之用心者夫道
術久裂人各私其私競立門戶甚至保殘護缺
以相非詆莫肯曠然舍己求為真是之歸杜君
雖自號原旨而不主一家惟理是同惟經是從
惟正是宗務使天下後世無所致疑於其師之
說其用心蓋若此可謂弘也矣豈固與原道義

哉余固陋於原旨未深究姑論其大意云爾

送文心之釣臺山長序

子陵口占尺牘劇切昂鉉懷仁輔義天下悅之
兩語十四字平生所學正在此光武夙同研席
乃謔曰狂奴故態何耶使肯憐然相助為理必
將以仁義堯舜其居處武之治當不止隨世就
功而已久要劉文叔已在子陵劑量中陛下差
增於註蓋深寓其不滿之意士固有志又安能
自貶其季以從人哉河水不魚毋落我事子陵

可謂不負所享矣釣臺距水極遠磴道轉山腹
乃至與顧野王所記水邊有平石臨水者若稍
殊然壞斷境絕真足以隱噫南陽帝鄉寂寥千
載子陵此地乃遂建精舍聚生徒列於亭官益
知太空浮雲切業要有盡而君子之學殆山逾
高而水逾長也古活文心之為山長將行求子
言輒書此以貽之心之穎異絕人靡不通貫曩
時父子兄弟自為師友蓋甚樂今去而之山水
荒寒幽寂之處尤可靜坐讀書暇則登招隱閣
謂十四字者大書刻巖間而不果心之尚有意
乎

張仲實詩序

始余聞張仲實名未之識頗曾見其詩仲實生
王侯家不有其貴富力學自課如諸生間閱多
難度無所展用始肆意於詩間之山水窮絕處
吟哦忘日夕詩沒有轍而家事落矣仲實夷然
不顧建言詩不能窮人為之益力遂以詩名昌

蔡云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它
能自樹立不因循是也近世士多失故常拔出
流俗用文辭致教譽如仲實之能者豈因循所
至哉故予決與女既來杭諸公見者問無恙外
輒舉手賀得佳婿比過其家書數束茶數串泊
如也仲實俛首微祿時奉甘毳娛其親而賓客
日至則人々與為醕茗或高譚極飲論文賦詩
一不問有無其中要有過人者為所為詩殆千
餘篇已之傳好事猶手自刪去十取三四擇之

嚴直其為之不苟也夫以仲實邁往不群天分
高而筆力勝不肖稍從時尚必期于簡潔深穩
而後止譬東坡瀾就慰帖為力蓋甚雖然凡詩
之病既盡去而活法精意高情雅韻亦可得而
見焉余尤喜其遺興一首善雅然原本有閑倫
絕而感行役謹時物往々出入少陵此非余之
私言也嘗觀周詩所述山川草木風俗氣候皆
在幽歧豐鎬之間至黍離而感深念深矣異時
少陵由長安走鳳翔轉同谷以入蜀次其道里

所出亦皆在于西秦州諸詩至今讀者猶慨然
真足以繼風雅而驗世變仲實先秦人詩以少
陵為法余閱其橐因相與根極而論云

嚴光大光天圖義序

邵子發光天之秘不過四圖然自一分而二推
之至于無窮邵子以為猶根之有幹、之有枝
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朱子亦云本是小
底變成大底到那大處而變成小但非假圖以
明之則四圖之義未易悉究是以朱子謂東北

以之西南便是自否以之泰是兩角尖射上與
乾坤相對又謂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類詩八
句是說方圖中兩交股處意欲分作四層者又
謂文王八卦應地之方是邵子見得四正卦生
出四角是方底意思皆若有取于圖者嚴君養
晦心通於易嘗取方圓定位二圖演之為四十
九圖毫分縷析如機織之錯綜經緯布置粲然
可睹而未始有所牽合穿鑿大抵一本於邵子
朱子之說如八卦相錯一卦分八卦上下順逆

對待博易數從中起天根月窟乾坤六子橫縱
之類皆有以發其義遞數之不能終也自非潛
流默察先具此圖於胸中安能與之昭合乎亦
可謂精且詳矣晁後一圖乃易之所謂太極邵
子所謂道即太極心即太極而朱子所謂象數
未形之全體也兩儀四象之所攸生今願列于
諸圖之後嚴君之意自流源蓋欲復其性初
於寂然不動之時尤見先天圖心法是當求之
象數之外

厲瑞甫唐宋百衲集序

詩雅四言漢以來遂為五七言唐開元之際又
始儷偶為律詩論者謂詩之道至是略盡殆

可復變宋百餘年間乃有集向者出其不變之
變欲求之回文離合雙聲疊韻建除郡邑名諸
體無與集句類者惟聯句近之但栢梁則君臣
同時昌黎則朋友同席視集句遠矣古作頗異
為實始于羊山王公半山平生崛彊執拗行新
法則詆諸老為流俗作字說新經義則自春秋

為斷爛朝報乃甘旨拾陳言從事集句何耶然
其天資殊絕學力至到猝然之頃不勞思惟立
成數十韻對偶親切昭合自然抑難矣四明屬
君震廷瑞甫博學上詩尤喜集句合易為同易
故為新大抵效半山而自有活法前後凡若干
首題曰唐宋百衲集唐宋集古樂府皆在焉壬
寅春聞吳興太守東溪李侯與其友千秋李君
皆有詩名倡醅甚盛慕而來謁一閱其集咨激
再三亟俾摹工刻之以傳而辱徵予序昔李沂

公以衆琴為百衲琴黃豫章以集句為百家衣
直戲言耳今廷瑞精能之至所謂細意熨帖平
減盡緘線點而百衲之可乎吾儕寧人得一破
衲須蒙頭熟睡素無詩分何敢言集句然亦能
知其用力之難非一朝一夕因為識梗槩如此且
以見君子成人之美焉東溪名岳千秋名昌齡

送俞觀光序

俞君觀光自新昌絕濤江訪苕霅望其容傾而
整聽其論辨而博誦其詩雅而潔以思學名其

齋蓋名御史默齋公之諸孫也曩余嘗得待默齋同朝間者闕焉見觀光如見默齋觀光以選為山陰教諭乃古者鄉校鄴庠之任雖地若分於異縣而教寔本于一鄉其齒位父兄也游從師友也佔畢子弟也論議月旦也固未占己字然予嘗上下世變自典干過江衣冠之人東者往皆在山陰而王謝諸人惟談玄理慕風流道則未之聞也曠數百載先朝建炎再值南渡於是尹先生以辭經筵得謝而來呂太史以省

侍曾文清公而來朱晦翁以常平使者救荒而來後先相望此邦遂為道學淵源之地而士亦知所推尊由濂洛沂洙泗江左風尚為之不變非前時之山陰也氣數回復誠不意百年之間緒言曰泯東州文物夜艾星稀默齋公獨歸然以身任道行年九十視聽不衰方且立訓傳俟來世豈非天相斯文使之旋期稱道以興絕學乎雖藏書未肯輕出竊意觀光自有得於親授密傳之際是行也升堂皇集衿佩必將發其異

聞與學者共鄉之教即家之教庶幾淵源所自
猶可考習俗所移猶可回當仁幸毋遜為談玄
理而尚風流夫我則不暇

張氏學古齋倡和詩序

木犀之名出於近代或云即爾雅所謂檉木者
糝枝偃蹇秋半始花；過于枝香過於花公等
安在何相見之晚廣寒宮丹桂娉娉下有頌菟
乃一旦與之齊名玉局翁鷺峯蟾窟之句朝錢
塘暮四海其名益盛此花益晚遇而翁猶恐孤

芳老於澗邊欲採擷而佩之士含芳抱潔伏崑
谷而不耀者曾不得如此花之遭自拔於凡草
木翁獨能無情乎張仲實氏學古齋前一枝初
吐香氣逆林戴君帥初相率諸友就飲花下時
遠白露降之三日天高氣清餘暑辟易吾仲實
遙注之韻挹鷺峯翻蟾窟為花著語灑落不凡
四坐詩流競發新意而丹梯癯仙頗復與花共
話疇昔不喜時之艷陽而喜真風露之高寒不
取花之富貴而取其山川之耿介風流賞晤勝

絕一時可無澗邊孤芳之嘆矣予方逃瘡對庭
中兩屏株續紛落葉聞諸賢雅輯慨然想見其
處愧不克陪既和具詩復書此貽好事者與會
和詩者一十五人帥初王子慶司性之鄔願學
白廷玉戴禹祖屠存博陳無逸頌伯玉王德玉
丘良卿凌德甫仲實之姪如晦景忠不與會和
詩者一人年其獻之父

俞好問詩藁序

詩直耳目玩耳目昔詩人往以之鉢心揣胃

甚至歎嘔其心而少陵亦有良工心獨苦之語
夫愁勞其心以娛耳目如膏自煎蓋可嘆而世
且竟為之悲鳴兩吻不肖止豈所苦未易奪所
樂耶余君好問日以吟哦為事吾意其未免昔人
之所患苦而君方夷然以笑曰吾將以是娛吾
心閱其帙佳句曾出不務為刻深隳殺自有意
度讀之猶能使人喜豈不足陶寫性情哉必有
得之心而非耳目所能與者君既以東坡詩句
且娛心者名其集又取林和靖暗香疎影凍水

公清茶濁酒之句為韻而賦之用意如此宜其
有以自樂也余有幽憂之疾念不能自釋今而
後知詩之可以娛心奏金石破蟋蟀之吟安得
與好問同其樂

送鄭晉輔赴和靖書院山長序

教授州選比年以來不無賢愚同滯之嘆求為
變通悉以委外銓注學正山長與教授同誠振
淹救敝之活法也士抑遏顛頓久咸俯而就之
予姻家程君晉輔前是十餘年嘗為吳之和靖

山長矣至是復為會稽之和靖焉晉輔忠文公
諸孫有文學有議論見為得人胡安定教授蘓
湖陳后山教授除穎徐節孝終身教授楚州初
不以小大淹速論也或怪晉輔往來吳會何若
是歟然然而晉輔曾無幾微見顏面間語人曰
始在吳時吾年少氣盛母老須祿養居之三年
不見其不足年運而注款羨不待苟得一席地
溫故書數斗陳繼薄飯可也安所置不足其間
哉況尹先生載其師說遠自川陝來憇西庵已

而侍經筵為侍從澹然猶在西庵也其後辭侍
從老會稽亦猶在西庵也險夷一致終始一節
天下尊慕吾晚學乃得再托宇下講緒言夫何
幸今絕江濤一日而至其處湖清且漣如被泮
水有蒲与荷如彼芹藻何莫非道亦何莫非教
而凡能為學校累者吾書堂舉無一焉尤幸之
大者也亟裝為行聞者壯之親朋畢集酌酒賦
詩以餞而予為之叙予同三十年前主千秋鴻
禧老祠官也恨不與晉輔俱東春風鑑水不改
舊汲而吾非故吾矣如有問者以是語之亦可
一笑

陵陽先生集卷第十三

年獻

獻之男應復編

序

虞舜氏禮樂韻語序

約禮之久而讀之以韻語略見於儀禮士冠禮
三加之辭而傳亦有之曲禮所謂正爾容聽必
恭毋勦說毋雷同少儀所謂不窺密不旁狎不
道舊故不戲色是也他如太公丹書管氏弟子
戒莫不然至於賓之初筵抑々威儀相鼠有體

之類則通於詩矣。客歌驪駒，主人歌毋庸，歸王五伯，桓文宗襄，楚莊秦穆，亦為五伯也。如朝宗過觀會同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亦曰六禮。乾坤六子曰六宗，天地星河海岱亦曰六宗。六經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亦曰六藝。名數同而事則異，見于施用必且龐雜而無章，垂成而不協矣。虞君舜氏名數啓蒙，乃自歷代以來涉乎名數者，皆挈其凡要，序其次第，而又參稽互訂，取其是者附託于旁，其義較然如指諸掌，可舉墨之書也。

趙氏族譜序

尚論其世，必有詩宗，則專為族則廣焉。予觀自晉華宗茂族，遭時多艱，宗譜散亡，夷於庶姓，弗克自保。况其族乎？劉知幾作宗史，又作譜攷，如云彭城叢亭里諸劉，不承楚元王之類。

按据非不精然後世凡言劉氏悉曰彭城而知
幾之宗史譜考不復論矣蘓明允作譜族又作
譜引如云眉之有蘓自唐神堯時郡刺史蘇味
道父子始以親盡不書之嘆書法非不嚴然近
世凡言甲乙氏族必曰江鄉而明允之譜与族
亦不復存矣可勝嘆哉東平趙氏避請康之難
舉族過江蓋五季劉漢鳳翔節度日平章暉之
後也其六世左丞公被遇政宣時猶子侍郎公
受知淳熙間進用榮辱矣吉玄同穴憂喜聚門

雖皆不得老壽以終其後乃益蕃衍而十一世
諸孫某又能作祖趙族譜於世變之餘不亦賢
乎譜有圖做年表馬旁通繼之以譜網舉目張
繩聯珠貫不盡用蘓譜例族無疏戚隨長幼皆
以次第書其散居某所則見附註外繼某氏則
見目親錄姓之本始則見紀原至於誌狀本末
姻戚閥閱見聞墜軼則皆見右集与穉遺烏積
數歲然後成蓋衆譜所不及勒矣備矣其字仲
德博學工文詞其為是譜實緒成先推官之志

首挈淳熙旧序其述遺訓列千譜之前後尤惓
惓訪祖塋而念荒隅感時物而嘆倚寄勉子弟
而致期望孝慈忠厚申重懼至發于内心可以
上對左丞侍郎公無所忝後之人欲知其心觀
其譜可也甲辰十月旦陵陽年某書于下方云

送張剛甫之廣德學正序

儒有環堵貧不願仕啜菽飲水以事其親誦詩
讀書以誨其子嘯歌一室俯仰千古亦足以樂
而無求矣然吾不斲人之已知而人之知之者

有不能已焉此昔人所以為親捧檄而動色也
節孝徐公后山陳公服勤勞忍貧苦堅志節惟
母是養此豈有意於母而諸公知之朝廷知之
節孝由望江簿教授山陽白山超布衣教授穎
川節孝家山陽后山家徐、穎相望也所以處
兩公者如其所自處故能內全其性分之樂外
忘其富貴之誘時為歌詩以見其志節孝之崛
奇后山之高簡後詩乎哉吾友張君剛甫蔣忠
文公之外諸孫也性直而溫學博而約詩雅而

鹿泉譽翕然而予深敬其事親有篤行自其慈
闈微恙未嘗一日去左右陽液之調護寒燠之
適節寢興之掖扶志自任其勞積數歲不少懈
尤人情所難者前當仕越懷其牒固謝不往甘
貧數孝以助甘首而詩日益多感時物詠性情
非以求知也蓋其師慕孝節后山者如此它日
諸友相与言如剛甫之躬執若勤盡心奉養可
無三釜少報其意乎聞者用為廣德學心距家
最近不減山陽潁川而皆有任于孝待剛甫不

薄矣可以出矣至是諸友交賀且書其行親為
喜強加餐遠近皆載酒賦詩走西郊以餞予謂
剛甫是行親意也况葯房翁屢荐不售發聞宜
在子行矣勉之是邦風俗淳厚想側聞高行薰
善良而興遜順者已相尋於桐汭之間親悅而
友信怡然其眷尽攬山川之美而賦之倘以寄
我丁酉二月朔序

袁稼學重刊勉齋誦義序

勉齋黃文肅公講義二十餘卷大抵本朱子提

網挈領不為伎辭而簡要嚴切深中孝者陷溺
沉痾之病去不可無此書旧板久廢良足歎稼
學袁君守儒篤學乃哀散軼為一編朝夕玩味
精加讎計較衣食合衆助重刻之以貽無窮意
甚勤而工甚夥其子德遠御訓嗣事緒成之自
今家有其書曰勉齋所請以求朱子之言其為
發明弘益多矣余昏眊廢學喜見其成竊惟在
三之義父師居二焉勉齋力闡師說有益世教
固已無愧其門而稼李之子能繼父志以廣是

書之傳亦可尚者當年照俱書用識其末稼覺
名後明云

極圓覺上人詩禪錄序

少陵云不見旻公三十年予於極圓上人正復
爾異時嘗行脚衡湘又遍遊天台鴈蕩倦而歸
休老于菁山之崇福祈脚鐺中煨飯遍三十年
終日圓覺不涉世故七十有七雪顛鶴骨精禪
不哀江西李後林朱約山吾邦陳本齋諸公皆
興句語復來索得極即圓：即極屋下架屋泥

中洗泥無有是處有人於此曰有憤發大省悟
一念之竟一覺之頃頓起上善譬如雲開霧除
忽然見月全體呈露迥出常情又有一人勤修
積習從微至著一毫不到使成欠缺譬之月之
初生至望夜十分殺滿無餘無欠乃見全功散
問極圓上人只此一輪月是同還是別

陳一齋詩序

永嘉自謝康樂後山川神秀皆發於詩流風浸
遠近代作者乃推陳止齋氏大抵詩本於學無

論魏晉一齋陳君博物多識而以詩名視止齋
猶曰吾家千雲耳其雅言步驟山齋之十章竒
采橫溢如明珠光齊一見使人驚眩不定白石
雁蕩紀行則又如挹剛風浩露神情為之爽也
然止齋僅白石嵩一首異時讀書鴈蕩乃獨無詩
豈偶遺落耶此集人与境勝足當稍處止齋常
謂以雅頌蕭勺羣慝訓話則付之諸生一齋師
友淵源講明有自豈但言語之工而已溫柔篤
厚詩之教也一齋嘗授教其鄉詩之教固已行

於里閭矣今合三道而立文盟所施益以廣一
吟一詠何莫非教因其風俗道其性情自近而
遠無難焉抑予聞成周之盛惟二南國風作而
二南之正始受曹鄆小國有匪風下泉之作乃
以終南風而又繼之以幽風何也蓋六心齋之
意而予哀眊廢季敢於一齋折衷之

費茂鄉方書序

方術猶云一方之道也五方殊分風氣攸限道
則一而已醫之為道藥雖出於其手而方多傳

於古人故修方之家采之欲傳擇之欲精而其
用之人欲有活法蓋醫者意也所以通殊塗而
會一理也世率謂孫思邈得龍宮玉函禁方其
事甚怪反現千金方論治積聚為虛則取之雷
公藥對傷寒則取之仲景華佗風眩則取之徐
嗣伯蒸汗則取之張苗陳廩丘莫不自有所本
焉况當區宇渾一如江右晉時醫師所述支用
存范祖耀等脚氣八十餘條晉宋時蘓氏所習
小兒諸方皆前所未見則又取其經驗者用之

它如崔文行度療散西州續命之類亦所不廢
其博采而精擇如此非胷中有活法酌古今通
南北孰能會于一乎吳興費茂鄉世醫也予稔
之四十年矣兼明諸科博習諸經而周知南北
之俗安分知足志在濟人謁方求藥者日踵其
門悉意調護多所全活暇日采博古今名方類
為若干門條分目列無微不載徃其平日以
活法用之而有明効者蓋非一朝夕之力也得
古千金方為多茂鄉不以自私將板行于世使

傳之者亦能用之以活法守常而知爰潛利陰
益可勝悅哉昔陸宣公開戶集方程伊川池上
施藥予竊慕而不能故茂鄉是編樂為之書茂
鄉名其今為醫學教授

繆淡圃詩文序

古人謂粹其文謂不間以詩則不俊於口不俊
者屬辭不得流使也此豈有風致可尚耶詩固
無取於鄙朴便澁而重遲耶世人朝摹夕擬句
煨字煉以為唐詩而終少風致正如微井孫教

衣冠而不得其抵掌談笑之意故必有唐人風
致乃有唐人詩句半山從宋次道家尽現唐百
家詩半生硬淨且復執物而詩則唐人也如萬
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千紅萬紫凋
零後始見閑人把一枝殊有風致不類其為人
則又有不可曉者合沙繆君自號淡圃風骨整
峻必事烏窠平日兢：惟乃祖遺訓自守文不
苟作贈遺友朋以規不以頌序東流則告之以
禹之行水行其無事論舌鑄則歎其田不井而

魯齋秦陌持論甚正及觀其詩乃更清婉句以
意勝意以韻勝諷之而有遺音挹之而有餘味
風味醞藉如此非唐乎雖求之劉後村潘紫岩
集中亦未多見予交淡圃久不覩其詩猶不能
盡知淡圃則不知淡圃者多矣然徒覩其詩果
能尽心其所未知乎淡圃笑曰是但見吾衡氣
机

鄭御史序

余聞有內樂有外樂人予之事親以志養者內

樂也以祿養者外樂也是雖不能無資乎外而未始以易乎內者天外者人內者重外者輕也古蓋有捧公府之檄者有列五鼎之養者有卿大常而去冕以導母輿者有百官回班而起居者固樂守外矣而猶未全乎內也有教之以義方者有喜具居官員窶者有為京兆而樂其平文者有為御史而勉其尽忠者則有以樂乎內矣而未始易乎外也非明夫內外輕重之際孰能與於斯監察御史鄭君鵬南堂有致十之

母康寧而好德導江張達善序而紀之燕山史彥明傳之以諭于余觀其菽粟飲水有同旨甘延致名師為教其孫以成其子之志而鵬南亦能稱身受位不為苟得決獄亭疑求為可生以嚴其母之訓雖史傳所稱何以加諸是宜大夫人登高年膺五福以食善祥之報御史保清名分六察以對寵榮之盛不特以祿養尤能以志養庶幾不以外易內不以輕易重矣達善有行誼彥明能孝養其言宜信余爰用泚筆侈其盛

事云

義門和樂詩序

人有兄弟均氣同體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言其華鄂相承也鵲鳴在原兄弟急難言其首尾相應也蓋友愛之誼莫切於急難之際及裒之原隰憂患既平侑爾籩豆飲酒之飲必曰兄弟既具言如是則和樂且孺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必曰兄弟既翕言如是則和樂且湛矣蓋友愛之情尤不忘於安寧之後棠棣之不可一

日廢日也如此德清孫氏上世以來兄弟同居見謂義門至明之微之其義愈篤中更憂患散而復聚不但飲食之通室家之好一如承平時又作和樂之堂取義棠棣昆仲皓首嬉娛其間和而後樂申其燕好養其恩義未始忘憂患時也庶能知是詩之旨矣於是姻戚稱其睦鄉里化其順郡邑轉聞旌門以表異之士大夫嘉嘆作詩以寵綏之流聞四方以為盛事其母黨余好問稔為一帙以序屬余伊川謂棠棣之詩章

多句少多者極其鄭重少者各陳一義諸賢固
皆得之顧鄙陋之辭撰造其列似若不類况又
冒書編端能無慙乎

陳公輔德聽雨亭詩序

宣城陳君德親平生業儒投老陵陽峯下韜光
鏹宋人不知冒中有國子監也獨喜聚書教子
公輔能承其志好古博雅汎掃一空左右置書
冊間以名畫古彝器具前種巨竹列湖嵌中置
一亭名以聽雨讀書之暇雨則卧而聽之用意

殊不俗此數物者得其一已足為勝况無之聽
雨事自常蘇州至韓杜皮陸蘓黃徃々而有它
未暇悉數惟王之齊安竹樓尺椽六宜而以
憂宜急雨有瀑布声為首此備物其美意者名
亭蓋慕元之也韓仲文向予言恨耄矣無繇至
其處然聽雨一也所以聽則疎公輔崇賞憲幕
方為直用非山亭聽雨時秋禾耳生滴點皆愁
頗念疲農乎泥深路滑竹鷄声苦頗念遠役乎
風定雲黑床屋漏頗念寒士乎蒙莊謂聽以

耳不若聽以心，不若聽以氣。敢以是為
聽雨亭之助。

吳信之恭提奉序

唐中葉以朱顧渚茶歲造萬八千斤謂之貢焙
大曆五年始有進奉之名建中二年袁高為郡
嘗進三百六十串高節尚慷慨在掖垣繳責有
回天力予頗疑其此奉曰攷之則其來日久非
自高始高不過循前此而已况又作詩一章刻
石摹本同進實寓規諷非專為進奉也其後每

遇進茶湖常兩郡守皆會顧渚張宴賦詩遂成
故事先朝童建茗頌渚寒竅幾三百載厥惟今
日復治金沙泉修唐貢焙說湖常守處茶園提
舉領之其事益重矣吳信之明敏詳練嘗任茶
所遂用為副既滿升同益習茶事通民情十餘
年間諄求利病多所建白深山窮谷之遐不知
有官府也貢焙之綱以時而進甚稱其成而人
戶亦有茗椀茶話之樂最書上徹將專權任以
完厥功尤人情所善者信之嘗為余言茶之香

味性情地之陰陽向背與其采摘之宜先後之際曲尽物理得所未聞可以為玉川千詩及沈存中筆談補注予用是益知其能雖然玉川意不在於先春抽出黃金芽紗帽籠頭自然喫而在於顛厓蒼生受辛苦到頭合得蘊息否之語信之行且再為頌渚來願毋忘此詩

掛簦集序

久不見俞好問忽自餘杭携玉居正掛簦集過我蓬廬試閱之亶予何其辭之贍也意者取

之胸中施之筆下如出自然無一毫艱澁寒儉態而其間多有佳處如西園三十六詠好事而又有濟勝之具宜其能自樂其樂遇好泉石則吟好風月則吟好朋友則吟李現復鄧善之仇仁近皆有性還言句而山村尤密熟予甚雋永山村詩居正欲挂漁簦於其詩境大是奇事虛谷老子遂以玉簦衣衲之可知其人矣江上晚來堪盡處漁人披得一簦歸故自佳也不如孤舟簦笠翁獨釣寒江雪不犯手脚自然圖畫矣

天畏景火雲如山輒以此書掛棗集如何

唐棣詩序

予卧蓬廬中忽唐棣者袖詩來見名甚異貌甚
矍詞甚敏問其年甫弱冠問其師則心居子陳
泰初也泰初名家宿儒何幸親重久之教之讀
書作詩以礮磨其氣質而唐棣銳有立志不肯
碌、隨俗用力甚勤亦可喜者又聞作詩之暇
紙筆和墨留意於画嘗作二圖可丈餘幅尺殊
侈而巖崖州樹心目俱到有非年少初學所能

辨予蓋喜之但頗疑詩與畫二者難並進或者
曰詩乃有声画乃無声詩不必差殊觀要當
養其精神老其歲月多讀好詩則詩自好多閱
好画則画自好其進未可量也予曰然因書以
勉之

張竹山文藁序

予聞竹山張君名久塗轍參差未及識菊存壻
作秦張譜於忠烈王從子恭莊公四世下特書
竹山予用是益知君龍集己亥竹山來雲始昏

會風骨森秀襟抱卓犖殊非侯門富貴中人因
相共劇譚頗及往時中朝群叟西州同社所見
聞知前日事為之慨然且嘆其白首滯留之不
遇也几間有文一編題其上曰慚藁好奇似太
過予驚焉自昔文人多護短家有敝帚享之十
金苦不自知小慚小好大慚大好退之自知之
自言之信斯言也中鄉貢其小慚乎中進士第
其大慚乎宏詞不尽中其大慚而尚有未大者
乎退之固曰覩所試與得之、久吾亦無甚愧

焉退之果慚乎否毋乃有激而言乎否則直戲
耳竹山久謝塲屋其為未嘗不欲步驟古作而猶
慚藁云者激乎戲乎予故曰好奇似太過也大
率喜將論者文不必優、為文者理不必勝以
予覩竹山議論辨博傾四坐灑、可聽及伸紙
操筆一揮累幅瀾翻條暢足以發其意之所欲
言然不為支詞曼說言、皆理自本自根而尤
好言易若銘若贊列之坐右驗之躬行日用無
可愧竹山而既盡得之矣非徒追逐時好而使

人以為好者也夫易有聖人之精有聖人之蘊
予蓋不能言甚慚于竹山或曰慚之一字萬善
從出一慚之不忍終身慚乎迨我暇矣將於竹
山乎叩之以祛我惑吾之慙庶几其少解也

送王仲敏山長之明道書院序

明道先生嘗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必有所
濟其主上元簿遇編黏烏雀者拆其竿雖哲人
細士推是心也得時行道決不忍一物之失其
所此蓋異時爭新法張本眇然一主簿位至卑

乃獨以孝道愛人為心彼為天子宰開塞輕重
之權震動一世願甘心功利以新法毒天下其
用心何翅雷壞異豈非孝術之誤耶新經義之
害甚於清談王介甫之罪浮於王夷甫半山竅
寥過者未嘗不發新亭之歎先生官稍遠論愈
忤雖不能少行其志如上元時然天下後世皆
以斯道斯民之責歸先生至今祠享之然則孝
者宜何擇焉王君仲敏為明道書院山長諸友
賦詩餞別余哀病不能出輒以孝道愛人為勉

仲敏趣向正詩筆高今挈、為先生來必將益
崇其李而求其用心之所在遠到未可量也

唐月心詩序

唐以詩取士、皆工於詩蓋有工而不過者矣
塲屋既廢為詩者乃更加多然工拙深淺有定
評名實之間要不可眩正不待決得失一夫目
也唐師善自號月心曰時奉子業脩而李博去
為詩人詩尤工世人往、若心竭感求合唐詩
而卒不近師善則優為之句意至到音節諧美

處活脫唐詩穀名方獵、以起未為工而不遇
也况西澗以來崔李繼至而交說即予手其編
不能置者昔李誠公以詩送質肅公蓋用進退
韻去傳為落韻詩者治非質肅語特高名千古
去國一身在此詩為失對耳故陳簡齋亦欲學
詩者以唐詩掇入少陵步驟繩墨中大抵句律
是尚師善以質肅之孫參簡齋之語千古一月
當印此心

新刻法王集卷第十四

當明此心

吳尚明善也實肅之氣也

詩者為善詩則入心則步趨

去國之自出也詩者為善

詩者為善詩則入心則步趨

去國之自出也詩者為善

詩者為善詩則入心則步趨

陵陽先生集卷第十四

年

獻

獻之男應復編

序

高景仁詩藁序

商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又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予讀書至此然後知和平者物之極致不但聲之與味為然雖詩亦然夫和平之詞恬淡而難工非用力之深孰能知聲外之聲味外之味而造夫詩頌之所謂和且平者乎故精能

之至及造和平此乃詩之極致也福唐高景仁
序其存彙自謂平生刻意於詩既去其諧俗者
又去其乏和平之韻者所存者僅十之二三焉
何其擇之精也景仁天藻濬發蓋異時舉子之
惟一且斂芒錐束繩墨以為小詩豈所甚難然
猶乞、用力如此景仁其亦知恬淡之難而又
欲造乎和平之極致焉耳天下惟寔病難除實
德難進自昔詩人護憑愚是其一蔽未有能自
知其詩之寔病也景仁識老見定獨能以心為

權度身為鍼艾公其是非嚴其去取無一毫自
私自恕之心勇去其詩之未和平者弗少靳
寔病除則寔德進今觀其詩金石相宣鹽梅相
濟大抵皆出於和平詩之進之、驗也夫豈特
詩為然詩之進德之進蓋予於景仁之存彙而
得其為人

即晉卿歸涿州奉親求諸公詩成牛腰
軸矣為序以勉其行

皇、求仁義與皇、求利財雖若同而所以求

之、意則有不同焉。涿州郎晉卿敝衣破履奔走四方皇、然若有求何如此其急也。非求財利也。求詩也。非求詩也。求仁義也。何也。晉卿之親年高矣。澹無嗜好。獨喜吟詩。故晉卿求詩急於求財利所得已數十首。其意未渠已。將哀成巨帙携歸為親壽。以承其志而悅其心。適之事父亦仁義而已矣。其來吳興趙子昂集賢昆仲首為之賦。繼之者甚衆。予倩張仲寔亦自杭以其詩來。求予詩。且求為序。峻拒而請益勤。惟古

詩南陔白華、黍三篇有其義而亡其辭。義者南陔孝子相戒以養。白華孝子之潔。白華黍時和歲豐宜其黍稷是也。即所謂序也。三篇之義本與衆篇之義合編。不冠於三篇之首。是以三篇亡其辭而其義獨存。賴甚義之存。因以知三篇之為具事而作也。序之於詩。豈不重乎。今晉卿之詩且數十首。一是以為其親。莫非南陔白華之辭。不待序而傳。亦明矣。嘉其為親之為勉為後序云。

潘善甫詩序

閩多詩人然不可以一槩論昔晦翁師劉屏山東萊師林文軒其淵源皆在閩晦翁送胡籍溪詩屏山和之文軒題漁梁詩東萊和之屏山固非詩人詩也晦翁罷經筵教矐菴為太學諸生作追送賦甲寅行吊哀而憤愈急毀江湖集嬰竒禍而名愈高為詩人重矣潘紫岩早歲已竒人謂太白子瞻後身及奉大對極言已陵雖策名第三人而立朝總數日擯遠流落猶論已

陵不置以終其身銘其藏者八百國之同不能止一士之異此世教所謂民彝其有關於國論者如此他詩人如趙仲白之流不必論而其已貴者亦不暇論紫岩尤足為詩人重矣予嘗為吳之庾慕紫巖補處也所題詩在姑蘇臺柱每慨想其人恨不得見今乃見其從子善甫為善甫久寓吳名彌堅實用庭堅之字慕名節力學工於詩殆紫岩一枝之橫出世之為晚唐者不鍛鍊以為工則糟粕以為淡刻鵠不成詩

道日替善甫雖不區、為如此之詩而氣脉厚
格力道自有意度不見剗剗予益喜潘氏有詩
人後村謂紫岩脫去筆墨畦徑秀拔精妙其後
益進德鏗奇崛超平粹以善甫之能加之以李
為此豈難哉予尤願善甫家法之外益求之朱
呂氏閩中之淵源則不但詩人之詩而已善甫
又嘗為稽山、長讀書誦學有所得其進益未
可量也

贈甥李松坡天瑞序

吾鄉人物李氏為最盛宮師公首登進士第為
宗心薄有隆山易傳朱晦翁多取之宰饒之德
興有德政士民立廟封忠惠文烈公是生三子
秀崇布衣台對賜第專領四朝史事至工部侍
郎著述甚多東憲鳳山皆登世科鳳山官至叅
政同知樞密院而東憲止於兵部即中獨講明
道學晦翁門人黃勉齋李敬之皆推重之江東
提舉極荒歸奏極言史丞相不合去長子字行
伯六由太孀登第為成都節度推官兼會要所

檢閱次子字平林後秀嵩嘗脩薇欽之浙東憲
可謂盛矣秀嵩先娶吾曾大父介壽翁之甥女
也先父存齋翁嘗受知於秀嵩故予娶其外孫
女鄧氏長姊亦歸東憲之孫僉判字伯剛長女又適
僉判之子姻好蟬聯焉僉判夫妻不幸蚤世諸
孤尚幼德義其第四子今名天瑞也吾擇師教之
俸周之日冀其成立世異事殊流落奔走餬其
口于四方既喪其妻慨然有離世絕俗意聞有
王野愚結庵于塘頭能通道書持戒極謹乃往

依之野愚喜而受盡語以其所聞甥頗能改苦
食淡服勤不懈一日來拜具言其事予語之曰
人生一世流轉塵海中何有底止倘有一把第
可蓋頭一稜田可種菜啜粟飲水便了此生况
又有所主婦聞所未聞予行矣勉之清虛以養
其氣恬淡以全其真堅苦以持其行此在汝師
法中無俟予言曰書其先世文獻本末遺之薪
水之暇尚念之勿忘吾七十有六矣過門幸時
問其死生可也

家自觀字說

顧山先生名其孫曰顧孫於是性存老人以自
觀字之洞山遺老申顧山之意合孟氏之說以
訓之重規疊矩見於家庭之間自觀也既朝夕
奉以從事而性存以書抵予曰吾兩家相好子
生孫又生子獨可無以語吾見乎予異時嘗
見顧山西湖之上從容留語云所為顧山書院
記示余曰此名雖示不忘家山而象則易也蓋

略如洞山所云今三十七年矣曰追念慨然識
昨學落頤未知為自觀言者夫名以賓實字以尊
名是卦也濂溪嘗以之更名而字曰茂叔則茂
實之義猶從舊名伊川又嘗以之為名而字曰
正升則養心之義始與名叶自觀之字其諸慕
程者歆偉哉子之祖若父之進子於季也予現
鼎井取象于物皆言養不言觀顧取象于物乃
言養必言觀蓋觀有頤誤省察之義現於物固
未若現於身之近而易知也顧首言養心則吉

而觀順則現所養也自求口食則觀其自養也
觀者非他亦現其正身未正而已謹言語節飲
食養之事也於出入之際謹之節之則得其正
矣舍爾靈龜觀我朵頤現之事也於方動之初
舍彼從此則失于不正矣伊川之傳各於言下
互相發明反復致意尤真切于現象以養其身
謹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軀之三言余
切以為此乃伊川之大字說也自觀蓋亦以是
現之惟侍郎公文學行誼重海內而家教家嚴
傳之顧山又傳之性存皆有關於時傳於後自
觀生長聞見姿質美氣象謹操趣正己足為佳
子弟方且孜孜於學深惟自觀之義求以無負
名祖名父之訓其進未有艾也自者自用其力
非他人所能與余誦伊川之傳相與共誦焉繼
自今學益成見益老養益克正吉之福益厚予
於自觀守觀之矣

林清甫字說

永嘉林氏德芳家世本儒有擢科第者弱冠慕

道風骨秀爽趣向恬淡其師杜南谷字之曰清甫求予為之說予謂清甫自子之為此名：已從子而不去子、字又從子之名而不去雖微予之說子與子之名若字未始不相從子而不去而何以予言為且為子之說者曰天得一以清一者何而得天之以清也或曰此在吾說中一者無極而太極者也與子之說同乎否乎吾蓋不得而知徒見夫渾淪既剖物之輕清而上浮者其色蒼然其狀冒然其氣溟滓然遂以為

天：無形也而不能以無形也於是其澄然者為河漢湛然者為雨露瑩然者為月雪而冷然為風又遂以此為天之清其所以清者果一乎果太極乎天且不能自知夫孰從而知之吾無以語子也然是清也流行乎天地之間人之有值焉蓋寡今子離塵埃脫滋垢以遊于曠浪之野汗漫之鄉所謂清者其必將值而有得焉字曰清甫不亦可乎清甫曰吾將食六氣茹三秀以養其清濯滄浪以激其清游神之庭以暢其

清轉結蟻赫腐鼠者不足以滓吾之清伐毛洗
髓者始足以雪我之清而佯狂垢穢者又適足
以混吾之清毋寧為靈均之獨清其庶幾東郭
順子之清真可乎余曰可也歸而求之南谷有
餘師遂書以為說

碧潭說

梅溪劉公之孫景淵甫自號碧潭蓋寒山子詩
語也所謂無物堪比倫教我何如說者亦不為
無見但以指晶熒作用者而言與程子人生而

靜以上不容玩之意雖同而實異夫靜極而動
至靜工夫又在於意後大率查滓去得淨尽則
徹上徹下可達天德明鏡止水同以一理碧潭
兩字彼固不得而專之也學者於此須見得動
靜互根體用一源則卑不溺於物欲高不淪於
空寂矣否則殆不免指心見性之偏也碧潭妙
齡而靜忘其昔日之富貴安負讀書倘念盧澄
然之際知其所用力之地不為外物回奪爰遷
則墨言而儒行亦可也晦翁晚歲頗取寒山子

詩予不能記此詩在其間否姑以意言如此然
之贅矣觀者當有以識之

褚無隱說

吳興褚君自號無隱屬余為之說予惟夫子之
言事師事君則曰無隱他日語二三子則曰吾
無隱乎再而於事父則為父隱獨何如無隱曰
言雖若不同而義各有攸當無隱固也有隱久
所以為無隱也未始不同若夫子之自處則天
也夫何隱之有然非學者事也惟近取節於無

隱之二字求無愧吾心而已且人心本坦蕩孰
為充塞使人一旦視之秘於鬼神不可俄而度
豈其清也哉吾平生不敢內其心行年踰五十
惟恐纖芥留藏以為吝悔益願以此自警予切
謂此夫子之意也夫言及之而不言夫子猶
以為隱以為愆而况巧言令色鮮仁色厲而內
荏慝怨而友其人者乎夫子固惡夫人之有隱
也大抵天地间公平正大疏通洞達者為陽為
善為君子回大繚繞深黑幽闇者為隱為惡為

小人莫不曰我為善也然而陽善而陰惡人
莫不曰我君子也然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若是
則又不可知則能知其情有不知而其趨者往
往遂判心跡為二塗故予於無隱深有取惟其
有直不為緣飾不為崖岸阻深言必由衷洞見
底裏不信世間有所謂面謾腹毒衷甲筭又事
人皆以長者稱之每延致名世以孝弟忠信教
其子若孫哉悟方寸間乃子孫無窮地以無隱
所以無愧造物流慶未艾者也年益以高猶勤
勤揭無隱之義直欲披肝膈以示人予愧無能
發其意間里往還今可以空懷而語開口而笑
矣

怡雲說

予病卧空齋雲林在望疲曳不能去忽有剝啄
聲推枕起視乃空隱公號梅方者自長興得
得來為之喜出其詩徧見上有怡雲字尤為之
喜雲之於物乃天地至和氤氲之氣騷人墨客
競喜吟詠自太和氣散而雲日以醞朝暮暮

陽臺之下其雲蕩白衣蒼狗斯須愛滅其雲簿
上下四方以從東野其雲芳碧雲暮合佳人未
來其雲愁終南一片裹餉鹿門其雲孤若是者
其去太和愈遠惟陶隱居山中之雲只可自怡
恍不堪持寄君翁兮藹兮融兮郁兮含乎太和
与造物為徒最可喜豈非梅方所謂怡雲者歟
師居浮雲之山其心漠然無所起其容澹然無
所滯其意怡然無所憂其詩盖久似之不剗刻
不推敲不鉢心而擢胃信乎有得於怡雲者也

然隱居不冒於持寄梅方之雲乃托於詩流曠
逸之地如予之昏眊鄙朴者久得而玩之何耶
梅方曰吾終日吟詩而吾詩未嘗作也到處見
雲則吾之雲未嘗云也又安知自之与他予笑
曰然子之詩曰山好野雲多高卧白雲歸而求
之可也此真用意會心句也它日見薊林不妨
舉似

覺非齋說

廬林鄧君堯非過余苕霅上從容言曰吾鄉昔

有平亭某氏訟者已而後遜所爭地以為鄉飲
酒之堂而先正存齋翁實篆其楹樞幼時從父
兄與觀禮焉至今猶想見其處也惟先人祐
壬寅由史館通守廬陵郡之士日相從講學間
因其求命筆大書以記其山川而存其風俗遺
蹟往々而有甲子且一周而覺非乃能追憶鄉
飲堂事如昨日聞之重感嘆且嘉竟非去其鄉
文而不忘本如茲竟非之先素號大族所居在
甘泉門建炎初隆祐太后如章貢駐輦其家故

門陞特異至覺非之祖學者之先生文學行誼
為鄉里州縣所尊敬有史記晉義佩觴錄等集
行于時見於中齋鄧公所記者尚可攷竟非今
始居吳門室僅環堵以其字々其齋趙侯子昂
甫為作籀石覺非齋三字復求予言曰將以助
觀省昔衛蘧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一念
之覺實為之至淵明賦歸去來目有竟今是而
昨非之語而竟之早久未如衛蘧淵明二公皆
能自竟其非者誠可敬可仰也兩字遂為後世

學者改過遷善之大机枯大鍼砭蓋天下莫善於覓莫不善於不自覓其非覓則知則改不覓不知何改之有是遂非也迷復也醫書云痿痺不仁正以其疾痛痲痺之不知沈痼之極耳故先儒以覓言仁最為切近覓之字本出於吾書或者竊之彼既以性為幼不知所覓者何吾見其迷而已孔子不言覓而常取有覓德行之詩及語顏子又欲其視聽言動隨事省察介然有覓之頃知其非則勿之故一日克己復禮而

歸仁焉覓非之效也惟顏子足以當之覓非為貧而仕未能為淵明之高予竊謂以其知發於踐下克己工夫晞顏可也予老病日侵大懼墮於耄昏而不自覺何能為覺非言盍歸而求之覓非之齋

程堯封靜山說

人莫不樂佚遊樂宴樂而仁者乃獨樂山何取於山而樂之夫山屹然峙而峙甘雲觸石千里霍霽而山之靜自若也草木之盛有時爰衰而

山之靜亦自若也一舉目之間全体呈露豈不
与吾心同一靜乎而吾之所謂靜者何如也人
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仁人心也所以手靜而立
人極者非礼不動復也終食無違五一也皆靜
也山之躰也吾非樂乎山樂其靜者与吾同也
孔子曰仁者樂山仁者靜既言仁者之体段又
言仁者之性情惟深於体仁者知之不仁者不
知也彼其冒次膠、擾、私欲萬端山自陳乎
前不見也見而不樂也無它靜躁之不同也樂

佚遊樂宴樂固有以奪其所好矣或曰孟子之
言仁曰大然泉達無乃与夫子異者孟子盖指
仁之流行發見者而言此盖言心之苗裔而其
体則未始不靜也不然智者利仁之豈自戾其
說乎眉山程堯封滄洲尚書諸孫天姿明敏故
能動心恐性於憂患之餘以靜山名其書齋曰
人見其為山吾見其為仁將來其所謂靜者為予
深嘉之程子嘗曰靜中自有春意深得仁者氣
象予每味斯言而其樂有不能已并以語堯封

庶几為靜山齋中觀者之助云

湯與權靜德齋說

湯氏寺丞公之孫渠字曰與權而以靜德名其讀書之室發其意者已詳復求予語天銖兩作石鈞是謂五權名雖五而實一蓋猶教語黃鍾之宮於時為冬而有四時之義焉匪徒塊然而已故權與物鈞而為衡、運生規、生圓矩其用則屢選而不居其躰則一定而不易人但見其推移往來靜也而不能動無遂曰權變也殊

不知物有輕重勢有低昂形有圓方而所以制其輕重定其低昂而成其圓與方者則皆在乎權非至靜者孰能之靜誠之復所謂動貞天一者也伊川深闡漢儒及徑合道之說以為權即是徑龜山則曰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豈固為異哉時措之宜靜之動也用也權只是徑動之靜也躰也動而無靜、而無動者物動而不動靜而不靜者神必也動靜体用而權之義乃可言周子曰定之以中仁義而主靜蓋本大

孝知止能靜之義推類而言行之以中衡也處
之以正權也發之以仁規我之以義矩也動靜
周流久曷嘗不定且靜哉與權倘以是求之則
知矩本於權本於靜而所以字其名扁其齋
者皆在乎是矣予於寺丞父子夙有事分維未
識與權聞其敏明而靜故願相與切嗟寃之

耕隱說

自昔以來士率以隱遁為高事或不同其致一
也有隱於耕者長沮桀溺耦而耕是也有隱於

釣者嚴子陵被羊裘釣於七里灘是也有隱於
卜者司馬季主賣卜長安市宗忠賈誼過之是
也吾友俞好問之田隣蔡道明字子誠自號耕
隱其慕耦耕者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為
此言者可謂知本矣要使其後人長留得讀書
種子耳吾老農也曾無寸土可以施其鈕鑿於
耕隱蓋不勝健美曰書而歸之

劉耕心字說

三良劉國良甫自號耕心曰俞好問來求予說

予再世倅衢若有夙緣每聞衢人語輒喜况世家好學者乎耕心蓋取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之義也余謂國良浙右頻歲水毀田與江通波民飢無所得食旦暮溝壑不自保而國良方自耕其心之田何其色之恬而計之迂耶國良笑曰吾之田不耕種不畱畝無南阡北陌之殊無耒耜錢鏹之勞無水旱螟螣之害乃上世以來口分世業常熟之田也歲縱大歉顧視吾方寸之間其田無恙吾復何憂余然後知國良之所耕在坎而不在彼天下未有耕而不種而

不生者脩德以種之講孝以耨之必有事焉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以養之其用力蓋有百倍於農夫者矣曰以鄙語為一詩遺之云爾夕陽猶作子孫計尺寸之疆抵死爭勞苦形神何日足見成田地沒人耕傳家書種休教斷積善心苗自會生今有劉章種田法盡除莠莠保吾成

類編卷之五集人統十回

自今由今市國通縣田成盡創其業其母
以為田山為八陸射遠請對本姓家歸其
林老無悔又中二體其也身若不
業人法突自心喻新德一皆盡之
三心勿忘自明身以養之其
不主其
不主其



